周書國編

衛宋秦楚吳

咸

周書國編卷之六

衛書

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弟也武王崩成王立武庚祿父作亂周公殺武庚祿父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康叔之國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疌伯立疌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卒子釐侯立

○釐侯四十二年太子餘立是爲共伯共伯弟和有

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
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是爲武公或曰僖侯薨太子共伯早死立其弟和
○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
幽王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爲公○
五十五年公卒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子國曰自卿
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
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勇士挾車之規位宁有官師之
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

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大雅抑詩）以自儆也及沒謂之叡聖武公子莊公揚立

○莊公取齊女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取陳女生子蚤死其娣生子完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二十三年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

○桓公十三年州吁弑公而自立○州吁新立好兵
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碏石子曰王覲爲可
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
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
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于衛衛人殺州
吁于濮石碏使其宰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
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石碏迎
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
史記合左
宣公十八年初公烝於夷姜宣公庶母生伋一作急子以爲
太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

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齊女與公子朔構太子公自以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於齊使盜待諸莘見太子白旄殺之壽子知之告太子使行出奔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也有無父之國則可也遂行壽子飲以酒盜其白旄以先行盜殺之太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又殺之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死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

○惠公四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公之讒殺前太

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公奔齊○十二年齊襄公率諸侯伐衛納公誅左右公子黔牟奔于周○二十一年公卒子懿公赤立

○懿公九年狄人伐衛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翟遂入公奔死宋桓公以衛之遺民立戴公（申）以廬于曹齊侯（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初懿公之立百姓大臣皆不服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

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頑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

○文公二年齊桓公爲衛築楚丘○十六年晉公子重耳文公過無禮○十九年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速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二十五年公卒○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

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
三百乘子成公鄭立
○成公三年楚伐宋晉文公救宋伐衛公欲與楚國
人不欲出公公居于襄牛楚師旣敗（爲晉所敗）公懼遂出
奔陳使元咺奉叔武（公弟）以受晉盟或訴元咺於公曰
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
（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公甯武子（俞）與衛人盟于宛
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今天誘其衷使
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
扞牧圉自今日以往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
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
元咺奔晉○冬公會晉侯于溫元咺與公訟公不勝
晉人執公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立公
子瑕國語年晉侯使醫鴆公甯俞武子貨醫使薄其鴆
不死魯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
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人酖衛侯不死亦不
討其使者醫也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夫
諸侯之患諸侯恤之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

以動晉僖公詭爲之請秋乃釋公公入殺元咺及公子瑕○五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三十五年公卒子穆公遬立

△穆公十一年孫良夫桓子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地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以免旣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縣諸侯之樂軒縣闕南方繁纓諸侯馬飾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公卒子定公臧立

○定公十二年公有疾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太子冬公卒夫人姜氏旣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飮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太子立是爲獻公

○獻公十三年公戒孫文子（林父）甯惠子（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不敬）二子怒孫蒯（文子子）侍公飮公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蒯告文子文子曰公忌我矣不先必死遂攻公公出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定公夫人）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

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虐使如遇婢妾)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臧紇如齊唁公公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鱄二人皆公弟)見臧紇與之言道臧紇說謂其人曰衛侯必入夫二子或挽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孫文子寗惠子共立定公弟剽是爲殤公

○殤公六年寗惠子疾召悼子(喜惠子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

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
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十
一年晉平公使遊獻公使衛與之夷儀獻公入于夷
儀○十二年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使
公子鱄子鮮約之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曰夫負羈絏執
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
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
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子鮮不獲命以公命與甯
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右宰穀穀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不止此事）死無日矣悼子曰雖然吾受命於先人弗可以已二月甯喜弑殤公獻公入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獻公後元年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夏免餘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孫氏）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不鄉衛國而坐初魯郈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嚮者右宰之觴吾子

也甚歡今渫近也過而不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
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
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右
宰穀死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
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三年公卒
子襄公惡立○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說遽瑗伯玉史狗
史鰌史魚公子荊南楚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
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孫文子邑聞鍾聲焉曰異哉夫
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

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襄公九年卒子靈公元立
○靈公三十三年公會晉趙簡子盟于鄟澤衛地趙簡
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公
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晉邑也焉得視諸侯將歃
涉佗捘排也公之手及捥腕公怒欲叛晉而患諸大夫
諸大夫不欲叛王孫賈使次于郊晝計止郊不入大夫問故公以晉
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大夫曰是衛之
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
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

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乃叛晉

伯玉賢而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公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且死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我即死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公吊焉問其故其子以父言告公戚然改容而寤立召蘧伯玉而進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徙

喪於堂成禮而後去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公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下仝一十九年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舊通宋公子朝太子蒯聵獻盂邑名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求子豬也得牡

則宊盍歸吾艾老也豭牡豕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
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大
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
公怒太子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太子告人曰戲陽速
禍余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
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
不爲以緩余死○四十二年公卒初公謂子南公子郢
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君命也郢曰君沒於吾
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蓋無正命故固辭且亡人蒯聵之子輒在

乃立輒是爲出公晉趙鞅納太子蒯聵于戚使太子纔
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戚門哭而入遂居之
○出公元年石曼姑帥師圍戚論语十孔子自陳入
衛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
名乎出公以子拒父天理反逆故孔子欲正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十年吳徵會于衛初公殺吳

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
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
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
摽擊也也國狗之瘈狂噬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公會
吳于鄖吳人藩公之舍魯子貢見吳大宰嚭語及衛
故大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故將止之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
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之子讐也若
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
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

難以霸乎大宰嚭說入復於王(夫差)乃舍公○十三年
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文子卒孔氏之豎
渾良夫通於內孔姬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之言曰
苟能入我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良夫與太
子入昏二人蒙衣而乘適伯姬氏(孔姬)既食孔伯姬杖
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將盟)迫孔悝於厠強
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奉公奔魯子路(孔氏邑宰)在外聞
之而馳往遇子羔(高柴)出曰門已閉矣季子(子路)曰吾姑
至焉子羔曰不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
有使者出門開子路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

此一段合他傳記

必或繼之有攻太子者雖殺孔悝必勿聽子路欲燔臺太子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初子羔爲士師刖人之足子羔將出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法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然當論刑君愀然不説形於顏色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説君也子羔遂出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

也其死矣孔悝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

○莊公二年晉趙鞅伐衛入其郛（公背趙氏）衛人出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公入般師出○公欲逐石圃未及石圃攻公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夫人）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

○出公後元年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自齊復歸立逐石圃○八年褚師比作亂公出奔城鉏（宋地）○

九年越臯如伐衛納公衛人重賂越人不克納師還
立公季父黔是爲悼公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
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
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
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
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
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國其順之若得
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公遂卒于越
○悼公十八年卒子敬公弗立
○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

矦屬之

○昭公六年公子亹弒之代立是爲懷公

○懷公十一年公子頹敬公孫弒公代立是爲愼公

○愼公十二年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也愼公四十二年卒周之諸矦惟衛最後亡

周書國編卷之六

周書國編卷之七

宋書

史記微子啓者殷帝乙之元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唏曰彼爲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藜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凡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天下不足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君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

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於是武王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勿絶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

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武王崩武庚與三叔作亂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封微子於宋以續殷祀○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卒子惠公覸立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卒子戴公立戴公

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宣公十九年公有太子與夷公病讓其弟和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

穆公九年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其對請子奉之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

之令德可不務乎於是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公卒與夷立是爲殤公

史記公十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大宰華督督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於是攻殺孔父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迎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

○莊公十九年卒子湣公捷立

○湣公八年宋伐魯戰於乘丘宋師大敗○九年大水魯莊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對

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魯臧文仲達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乃公子御說公弟之辭也全年不合史記左氏乘丘之役魯莊公虜南宮萬公請萬歸萬與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公絕脰仇牧聞之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齒着門闔死因殺太宰督立公子游爲君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萬子猛獲

帥師圍亳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而立御說是爲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衛大夫）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

○（下全）桓公三十年公病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司馬子魚太子庶兄）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三十一年公卒太子茲父立是爲襄公

○襄公元年以公子目夷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
○九年公以諸侯伐齊納齊孝公（詳齊）○十年春執滕
宣公○夏公會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小國）子會盟于
邾（後至）公使邾人用鄫子于次雎之社（妖神）欲以屬東夷
（微福）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若祭馬不用馬）而況敢
用人乎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
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秋公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
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不增）而降今君德

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公羊十二年公與楚子王期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會于盂楚人果執公以伐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子魚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楚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公猶不得宋於是釋公公走之衛子魚曰爲君守國君曷爲不入迎公歸○仝下十三年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公將戰大

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赦楚不戰不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請迨其未既濟而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彊者皆吾敵也雖及期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

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未成列）可也（太史公曰襄公敗於泓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宋襄之有禮讓也）

○十四年公傷於泓竟卒子成公王臣立

○成公四年楚成王伐宋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詳晉）

○十七年公卒子昭公杵臼立

○昭公九年公子鮑（公弟）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詔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造請）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桓公）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

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司城蕩意諸曰盍適諸
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
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夫人使謂司
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十一月公將
田孟諸未至夫人使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公子鮑
立是爲文公
○文公四年鄭伐宋華元御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
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半入華元逃歸

宋城華元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多鬢）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丹漆益堅）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十六年楚使過宋不假道宋殺之楚莊王圍宋九月不解華元私見楚司馬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告王退三十里而與之平○二十二年公卒始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

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子共公瑕立
○共公十三年子平公成立
○平公二十年皇國父爲大宰爲公築臺妨於農收
子罕（樂喜司城）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
晳（國父）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子罕）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
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
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
禍之本也○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
者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我

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
人有其寶（檀弓）門之介夫（甲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
人之覘宋者反告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
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
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
孰能當之○（全下）一十九年太子痤狠合左師（向戌）畏而惡
之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過宋大
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從至則歃用牲加書
（僞爲盟書）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
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

左師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太子弟）免我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

之語過期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亨伊戾○二

十年向戌善於晉趙文子（武）又善於楚令尹子木（屈建）

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楚許之秋諸侯之大夫會

盟於宋左師（向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視子罕子罕

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

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

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賞削書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惠莫大焉又可攻乎公羊十三年大災伯姬共公夫人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卒○四十四年公卒子元公佐立

○元公十年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二族華定華亥與向寧作亂華費遂攻華向華向奔陳華登費遂子華亥黨奔

吳四下仝丨一年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
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公召司馬費遂之
侍人宜僚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
而弗能殺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將使田孟諸
而遣之張匄貙臣曰必有故使子皮華貙承宜僚以劒而
訊之宜僚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
登亡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見司馬而行
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殺多僚刼
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樂大心御諸横冬華登
以吳師至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
之遂敗華氏圍諸新里華貙使華登如楚乞師十二
年楚使薳越帥師逆華氏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
有不令之臣爲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于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
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古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
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楚人
患之諸侯之戍（諸侯來救宋者）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
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乃固請出之公從之華向
出奔楚〇十五年魯昭公避季氏居外公爲之求入

如晉卒于曲棘宋地子景公頭曼立
○景公三十年宋滅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
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祖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
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
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
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
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
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遂滅曹執曹伯以歸史記
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公憂之司星子韋
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

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冬公卒大尹立啓國人逐啓立得是爲昭公

○昭公嘗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吾被服而立侍御者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言動事朝臣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於是革心改行二年而美聞宋人迎而復位卒爲賢君○四十七年公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元年周威

烈王之二十三年也後四世滅於齊

周書國編卷之七

周書國編卷之八

秦書

邑下全尓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女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旗旒爾後嗣將大出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書作伯益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大廉大康玄孫曰中衍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

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惡來有子曰女防女防
生旁皐旁皐生大几大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非
子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
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
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
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秦嬴生秦侯
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周宣王以秦仲爲大夫
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生莊公莊公生子三人
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
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

莊公卒襄公立

○襄公七年犬戎伐周殺幽王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作西畤用事上帝十二年卒子文公立

○文公踰隴攘夷狄營岐雍之間而邑之法初有三族之罪五十年卒孫寧公立

○寧公十二年卒生子三人長武公爲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公卒大庶長三父等廢太

子而立出子爲君
○出子六年三父等復令人賊殺出子乃復立故太子武公
○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二十年公卒初以人從死立其弟德公
○德公二年卒長子宣公立宣公十二年卒立其弟成公成公四年卒立其弟穆公任好
○穆公四年迎婦於晉晉獻公女○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媵穆姬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

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與之時百里奚年七十餘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之以政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以養牛干王子頹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而私利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九年晉里克弑其君奚齊公使百里奚帥師納晉惠公○十五年晉侯之入也賂秦以河外

列城既而背之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公發兵自往擊之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鷙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秦君反爲晉軍所圍於是岐山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遂脫公反生得晉君初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岐下野人共屠而食之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者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公擊晉食馬肉者三百人皆求從見公窘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公虜晉君以歸公子縶請殺之子桑公孫枝曰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秖以成惡乃歸晉侯

詳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二十四年公納晉公子重耳于晉是爲文公○三十年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私於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非秦之利也公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公下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勤而無所所得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曰吾已決矣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備且使遽告于鄭孟明曰鄭有備矣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小國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不可失也遂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三將以歸晉文公

夫人秦女也爲三將請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
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
之志若何晉襄公許之歸三將公素服郊次嚮師而
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
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復使爲政○三十四年公使孟
明視率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戰于彭衙敗績公猶用
孟明孟明增修國政晉趙成子(衰)言於大夫曰秦師
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三十五年公
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
封殽尸而還　王使由余於秦公示以宮室積聚

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仍論五帝三王所以褒及至布衣之所以亡

或曰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懐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

公退而告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夫戎王處僻陋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試遺之

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
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公曰
善乃使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緩期戎
王大說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終秦乃歸由余
由余數諫不聽公又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公
拜之上卿用由余謀伐戎并國十二辟地千里遂霸
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公以金鼓○仝下一十九年公卒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
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詔之法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是以知秦之不
復東征也太子罃立是爲康公
○康公十二年卒子共公㹠立
○共公五年卒子桓公立
○桓公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景公三十六年公弟后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
景其母曰不去懼選數罪鍼出奔晉晉趙武曰吾子其
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
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
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不能

斃也趙孟曰天乎有天命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
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歲也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
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四
十年公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
史記哀公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立夷公之子是
爲惠公○惠公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十四年卒
子厲共公立○厲共公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躁
公十四年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
臣圍公公自殺公太子曰昭子蚤死乃立太子之子

是爲靈公○靈公十三年卒立公季父悼子（悼公子昭子弟）

是爲簡公○簡公十六年卒

周書國編卷之八

周書國編卷之九

楚書

史記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事周文王爲文王師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

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陽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其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弟熊延立熊延生熊勇熊勇卒弟熊嚴爲後熊嚴卒子伯霜立是爲熊霜熊霜卒弟季狗立是爲熊狗熊狗卒子熊咢立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

○[illegible]武王三十五年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張大）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隨賢大夫）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

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三十七年隨少師有寵鬬伯比曰讎有釁不可失也夏王伐隨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蓋前日輕楚故隨侯禦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戰于速杞隨師敗績獲少師隨及楚平(史記)自立爲王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

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王○五十一年王伐隨卒

師中子文王熊貲立

○王十二年初王伐申過鄧鄧祈侯曰吾甥也王母鄧曼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鄧三大夫請殺楚子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君焉取餘弗從楚伐鄧滅之讀合左一三年王卒王嘗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

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善持養吾意與
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初鬻拳强諫王王弗
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
焉遂自刖也以爲大閽春巴人伐楚王禦之大敗而
還鬻拳不納欲激其志使別立功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
湫有疾夏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君子曰鬻拳
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子
熊囏立是爲杜一作堵敖
○杜敖五年弟熊惲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

史記

○成王元年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鎭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鄭宋之君南朝楚△（下三）一十五年成得臣帥師伐陳取焦夷城損而還子文（令尹鬬穀於菟）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蔿呂臣）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三十九年宋反楚即晉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歸重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使子玉爲令尹能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

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王圍宋宋告急於晉晉文公救宋王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使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塞也讒慝之口謂蔿賈王怒少與之師子玉與晉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詳晉王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二邑之老何二邑子弟從軍皆死子玉自殺○四十六年初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勃鬬子上曰君之齒未也尚少而又多愛愛子黜已立又出乃亂也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

可立也弗聽旣又欲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芉成王妹而勿敬也從之江芉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事職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商臣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得外救弗聽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商臣立是爲穆王以其太子宮與潘崇使爲大師

○穆王十三年卒子莊王侶一作旅立

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

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王乃左執蘇從手右抽刀劍鐘鼓之懸於是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庸小國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

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侵庸方城庸人逐之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王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以伐庸遂滅庸◎九年初司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子越（越椒）爲令尹子越惡蔿賈以若敖氏之族圄（囚也）伯嬴（蔿賈）於轑陽而殺之遂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

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六年王聽朝晏罷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王曰即沈令尹也沈尹莖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求美人而進之王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以

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進一賢又安得爲忠賢王旦朝以告令尹令尹于是辭位而進孫叔敖（蔿艾獵）以自代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合史記）

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福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

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
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啓山
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蔿敖爲宰施教導民
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吏無姦邪盜賊不起楚邦大治
遂霸天下（說苑全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
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
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
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
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
定矣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縉丘

之封人見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附家語）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陳二卿）通於夏姬（夏徵舒母）公與二子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怒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冬王率諸侯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祖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

矦討而戮之諸矦縣公(楚僭稱王故縣大夫稱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一作蹊)人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弒君故徵兵諸矦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王曰善吾未之聞也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十七年王圍鄭三月鄭伯肉袒降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退舍司馬子重(嬰齊)諫曰南郢(楚都)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

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王曰古者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祥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遂許之平夏晉荀林父帥師救鄭王還師與戰大破晉軍於河上遂至衡雍而歸詳晉語子

王歸過申侯申公巫臣之邑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恐亡國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

吾生者何以食爲。王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
寒王巡三軍而撫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
十年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將去於是使
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
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箝
馬而秣之不欲食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
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
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
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揖而去之反于王王曰

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王曰嘻甚矣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王曰諾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子反曰然則君處于此臣請歸爾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引師而去之史記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提冠纓而絶之言於王曰趣火視絶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遂

觴飲乃罷後吳攻楚有應行合戰者五陷陣却敵取大軍之首以獻王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寡人厚也對曰臣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腦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說苑今下）上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謂婦人曰我今日相楚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

子遂不應聘與婦去之○令尹子佩請飲於王王許諾不果往子佩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諾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恐留而不能返○二十三年王卒子共王審立

共王七年子重伐鄭鄭人軍楚師因鄖公鐘儀獻諸晉晉人囚諸軍府○九年晉景公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吊之問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

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
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
于嬰齊子重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士燮文
子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
也稱太子抑無私也抑其二卿尊君也君盍歸之使
合晉楚之成公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王使公子辰如
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子重伐莒圍渠丘渠
丘潰圍莒莒潰楚遂入鄆初申公巫臣奔晉自晉如
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莒子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
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

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
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十六年王使求成于鄭鄭
叛晉從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王救鄭子反見申叔
時曰師其何如對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是以莫不盡力以從
上命今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奸時以動而疲民
以逞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楚師敗績晉呂錡射王中目王
遂引兵歸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子王之敗成王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

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未及而卒二十一年王有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以辱社稷爲大夫憂若獲保其首領以殁於死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五命乃許王卒及葬子囊（令尹公子貞）議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若先君善則請爲共大夫從之子康王招立

○康王九年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使薳子馮爲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申叔時子）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仝左國）・十三年伍舉娶于申

公子牟子牟有罪而亡王以伍舉爲遣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伍舉與聲子舊相善也聲子曰子尚良食二先子（舉及聲子之父）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國于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與晉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晉獨無其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莊王元年鬬克作亂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奔晉晉人用之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爲也若敖之亂賁皇奔晉晉人用之鄢陵之役王夷師熸則苗賁皇之爲也見晉子反與子靈申公巫臣爭夏姬夏徵舒母子靈奔晉實通吳晉道之伐楚則子靈之爲也見吳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

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不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晉賢大夫彼若謀楚其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懼言諸王而復之

四年宋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夫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子木謂向戌曰請晉楚之從從國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更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十五年王卒子員（作麇）立是爲郟敖

○郟敖四年公子圍（共王子令尹）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右尹子干（王子比共王子）奔晉宮廐尹子晳（黑肱共王子）奔鄭而圍立是爲靈王（改名虔）

十

○靈王三年王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
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
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
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
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
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王示諸侯後椒舉曰夫六王二
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
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
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今君以
汰無乃不濟乎王不聽○合殺齊慶封有罪奔吳吳

伍舉始見於莊王初年至靈王末年幾九十年若不有謬誤則別有一人如晉

句餘餘昧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秋王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子一息我我且一言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王使速殺之國語八年王成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

之有二十有年

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

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

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俎豆大不妨守備用

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

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宋臣）駟騑（鄭臣）問誰贊事則陳

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以是除亂克敵

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

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

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啓彊請

于魯侯（昭公）僅得以來（覲見）使富（富容）都（美顏）那（美色）豎（童子）贊焉

而使長鬣〔美鬚〕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
下外內大小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斂民利以成
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
矣胡美之為〔諸子亡〕使至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王
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
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絫茅茨不翦采椽
不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苦居之者太佚翟國惡
見此臺也於是王怩如也○七年楚滅陳○　年王
召蔡侯醉而殺之使公子棄疾帥師伐蔡晉韓宣子
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蔡侯獲罪〔蔡靈侯弒君自立〕

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楚王弗能乂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冬滅蔡國語合史記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吾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

重末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蠭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王弗聽一年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也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身也右執殤宮擅生殺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以為未艾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

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
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
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是以其
入也四封不備一同（百里）而至于有畿田以屬諸侯至
于今以爲令君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
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不親庶民不信臣懼民
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
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庸吾憖（強也）置之于耳
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可作瑱者）
其可盡乎其又以言爲瑱也遂趨而退杜門不出。全

王使蕩侯潘子師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以爲
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產羽衣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僕析父從右尹子革然丹夕王見之去皮冠舍鞭敬大臣也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齊太公子王孫牟衛康伯
燮父晉唐叔子禽父魯伯禽並事康王周王四國皆有分寶器我
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九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
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齊王舅也成王母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皆服事王將唯命是

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季連之兄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斬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羲農黃書五典五帝書八索八卦九丘九州

之志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祈新父招其〃〃之愔愔安和不用甲兵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因力爲形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一年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試亂楚以復蔡以蔡公棄疾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見之而逃觀從

使子干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自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以觀從為妖言）辭曰失賊（子干）成軍（蔡公又已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遂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入楚（時王猶在乾谿）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皆靈王子）公子比（子干）為王公子黑肱（子皙）為令尹公子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里後者遷之楚兵皆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

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丘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秖取辱焉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歸王於是獨傍徨山中行遇故鋗人謂曰爲我求食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不見遂飢不能起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曰執人於王宮罪孰大焉執而謁諸王無宇辭曰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𢓜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是無所執盜臣也若以文王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詰言盜王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藏謂寵臧未可得也遂赦之王弗誅

惠孰大焉吾其從王乃求王以歸夏王縊于申亥氏

初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

江上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
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棄疾將來矣君若早自
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
走至者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是爲平
王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他年芈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共王無冢適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而請神
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
而拜者神所立也乃陰與巴姬埋璧於大室之庭使
五人齊而長以序入拜康王跨之跨過靈王肘加焉子干

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唯棄疾後立爲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平王即位乃封陳蔡致羣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召觀從使爲卜尹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元年令尹子旗（蔓成然）有德於王不知度而求無厭王殺之使鬭辛（子旗子）居郥曰以無忘舊勳年王有太子曰建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極無寵於太子王使無極爲太子取婦於秦無極先歸說王

曰秦女好可自取之王遂取秦女絕愛幸之生子珍一作壬無極因讒惡太子建王稍益疏建使建居城父備邊兵頃之無極言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疏骨肉之親乎無極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

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王曰爾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不誅且爲楚憂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王使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欲往伍員(子胥)曰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保殺父之讎我將歸死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王遂殺伍奢及尚伍員遂奔吳

元年吳伐州來(楚邑)薳越帥師奔命

吳人禦諸鍾離(楚邑)楚師大奔囊瓦(子常)爲令尹恐而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〇十三年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王弟)曰太子珍小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太子秦出)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速亂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

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太子珍是爲

昭王

○昭王元年郤宛直而和費無極惡之譖於令尹子常令尹殺郤宛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戌也惑之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喪太子建殺連尹奢伍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常曰是死之罪殺費無極盡滅其族○四年吳公子掩餘燭庸來奔王大封而定其

徙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吳王闔廬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子二公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十年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郤宛之難伯州犁之孫嚭奔吳爲大宰以謀楚楚自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冬吳子與唐蔡

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王奔鄖鄖公辛（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懷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鬬辛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

若吳人乃退始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
我必復楚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存之及吳入郢
伍員求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
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
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
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
極乎伍員謝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
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
伯(哀公)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

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
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十一年秦遣車五百乘救楚
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冬王
入于郢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
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旗(蔓成然)之二
子耶吾知之矣或禮于君或禮于父均之不亦可乎
王賞申包胥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
又何求遂逃賞(國語)一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見藍尹
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

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從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臣避于成臼以儆君也庶倖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鑑前惡乎君若不鑑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于西曰使復其所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譚子

奢堅直廉正無所阿避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立政非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

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之惠也臣不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國語刪畧）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導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君之業又能上下説于鬼神順導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

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今史記

十七年吳伐陳王救之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間皆王庶兄)五辭而後許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王使問於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卜而河爲

十五

祟大夫請祭諸郊（望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境内所望）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庚寅王卒于城父子閭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臣所以許王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王妾）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

〇惠王十年初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宋華氏作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還鄭）焉事未會鄭人省之遂殺子木（建）其子曰勝在吳（從子胥）令尹子西欲召之葉公子高（沈諸

梁曰吾聞勝詐而亂無乃害乎弗聽召之使處吳竟
號爲白公白公怨鄭之殺其父請伐鄭子西許之未
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盟而還勝怒曰非鄭之仇
乃子西也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厲也曰將以殺爾父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
而長之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
狂也得死乃非我勝遂與勇士石乞等作亂殺子西
子期于朝刼王置之高府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
夫人之宮葉公聞亂帥方城之外以入及北門或遇
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

若傷若是絕民望也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若見君面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國人共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生拘石乞而問白公尸處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所也乃烹石乞王以梁與魯陽文子子期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盈願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俘也也不知其他縱臣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

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
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十一年滅陳史記
六年越滅吳索卒於楚攻晉左史倚相曰越已破吳
豪士死銳卒盡索兵攻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
分吳王曰善起師從之越伯句踐怒將擊楚文種曰我
德矣與戰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
與楚○四十二年滅蔡○五十七年王卒子簡王中
立○簡王八年魏韓趙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王卒

周書國編卷之九

周書國編卷之十

吳書

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犇荆蠻以避季歷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

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大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

下段合公羊

壽夢二年楚大夫申公巫臣奔晉楚司馬子重

（嬰齊）司馬子反（側）怨巫臣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教吳伐楚子反子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〇王壽夢卒子諸樊（遏）立

〇王諸樊三年初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諸樊既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曹宣公卒公子

負芻殺太子自立請侯討之執成公歸請京師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曰今若是從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必致國於季札而止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十三年諸樊伐楚門于巢卒弟餘祭立戴吳

餘祭四年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取周土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

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未及身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

韶箾者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幬覆也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適衛說蘧瑗史鰌適晉說趙文子武韓宣子起魏獻子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說叔向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闔弒餘祭弟餘眛立夷末

○王餘昧十七年卒當傳季札季札逃去不肎立於是國人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州于史記王僚五年楚殺其大夫伍奢奢之子伍員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光當立陰納賢士以求立員見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爲戮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未可說以外事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退而耕於野合史記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

燭庸(二子王弟)將兵圍楚之潛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
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曰此
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
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可殺也母
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
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頓首曰光之
身子之身也光伏甲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使甲坐
於道自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
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
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專諸置

匕首於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前抽劒刺王鈹交於胸遂弑王光竟代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誰敢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命僚墓）復位而待公子掩餘燭庸奔楚

闔廬元年王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肄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

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闔廬乃以伍員爲行人與謀國事吳越春秋下殺郤宛伯州犂之孫伯嚭來奔吳以爲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嚭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捄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流因復俱流胡馬向北風而立越鷰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孫武以兵法見於王王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

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爾心與左右
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
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斧鉞卽
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
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
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
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王大
駭趣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遂斬隊長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

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王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下仝九年王悉興師伐楚楚令尹子常囊瓦陳于柏擧王弟夫槩王請戰王弗許夫槩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矣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襲冒楚楚師奔於是王縱兵追之五戰及郢楚昭王出奔庚辰吳入郢○十年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夫槩王見吳兵傷敗王留楚不去乃

亡歸自立爲王王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奔楚

○十九年王伐越越禹之苗裔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句踐患吳師之整也使罪人三行至吳陳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刑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因而擊之大敗之王傷還於陘太子夫差立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耶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夫差二年句踐聞吳王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

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興師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王追而圍之越王使大夫種（文種）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陪臣種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寡君師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王將許之子胥諫曰不

可夫吳之與越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
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不可失也句踐賢君種
（文種）蠡良臣今不滅越後必悔之越人飾美女八人納
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
之嚭乃說王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
何求焉王卒許越平子胥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是（合國）踐之困於
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大夫種曰湯繫夏臺
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伯由
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反國乃苦身

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
會稽之耻耶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
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令民
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
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
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
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
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非其身
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
於國求以報吳越王問於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時

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反時無間則撫民保教以須之越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

年王將伐齊越王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王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

七

又非慴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旋玩吳國於掌股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盖（尚也）威而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縱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譬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疥癬也（小病）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魯邑 春秋）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曰伍員為人剛暴少恩王前欲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員恥其計謀不用反怨望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

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子胥使於齊謂其子）

（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之鮑氏而還）人臣內不得

志外倚諸侯其愁望恐爲深禍也王乃使使賜子胥

屬鏤之劒以死子胥仰天嘆曰我令若父霸我又立

若若初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望也今若聽諛臣

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樹吾墓檟令可爲器而

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遂自殺王

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

夷（革囊）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國語）王召

范蠡而問曰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

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吾欲與子謀吳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越王又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

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四年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大子留守於是越王帥師伐吳大敗吳師獲大子友吳晉爭長未成邊遽至以越亂告王懼乃合諸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將夾溝而𢶍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必會而先之王

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將若何王孫雄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富貴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虛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今夕必挑戰請王厲士以奮其朋羣也勢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旣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旣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疾也一日留以安步王志乃能至於吳王許諾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雞鳴去晉軍一里陳睞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鉦也錞

于鐸類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乃令董褐晉大夫請事曰兩軍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苐也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救也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安也負晉衆庶不式用也諸戎翟秦楚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

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晉乃令董褐復命曰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墻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定公亞之○傳曰晉吳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霸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固待之乃先晉人王既會

乃引兵歸使使厚幣請成越越自度亦不能滅吳乃與吳平○[illegible]二十一年越王大戒師將伐吳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邀天之衷唯是車馬甲兵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問奚以而可舌庸進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苦成進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皋如進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令于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王乃入命

夫人王背屏寢門內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王背檐而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而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而沒

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于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

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將夾攻我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越之左軍右軍涉而從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留圍之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越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伐柯者其則不遠君王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使者往而復

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謀之二十年一朝而棄之可乎王曰吾欲不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雄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將殺使者泣而去越王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請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

王年吳王謝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大宰嚭以其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越王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胙命爲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爲書辭句踐曰臣聞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臣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

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終不反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范蠡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壽至內崩而死

周書國編卷之十終